

點校本二十四史修訂本

新五代史

二

中華書局

〔宋〕歐陽脩 撰
〔宋〕徐無黨 注

點校本
二十四史
修訂本

新五代史

第二卷
三二至

中華書局

2016 年 8 月北京第 1 版 2016 年 8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-7-101-12006-6

新五代史卷三十二

死節傳第二十

語曰：「世亂識忠臣。」誠哉！五代之際，不可以爲無人，吾得全節之士三人焉，作死節傳。

王彥章 裴約 劉仁瞻附

王彥章，字子明，鄆州壽昌人也。少爲軍卒，事梁太祖，爲開封府押衙、左親從指揮使、行營先鋒馬軍使。末帝即位，遷濮州刺史，又徙澶州刺史。彥章爲人驍勇有力，能跣足履棘行百步。持一鐵鎗，騎而馳突，奮疾如飛，而佗人莫能舉也，軍中號「王鐵鎗」。

梁、晉爭天下爲勁敵，獨彥章心常輕晉王，謂人曰：「亞次鬪雞小兒耳，何足懼哉！」梁分魏、相六州爲兩鎮，懼魏軍不從，遣彥章將五百騎入魏，屯金波亭以虞變。魏軍果亂，夜攻彥章，彥章南走，魏人降晉。晉軍攻破澶州，虜彥章妻子歸之太原，賜以第宅，供給甚備，間遣使者招彥章，彥章斬其使者以自絕。然晉人畏彥章之在梁也，必欲招致之，待其妻子愈厚。

自梁失魏博，與晉夾河而軍，彥章常爲先鋒。遷汝、鄭二州防禦使、匡國軍節度使、北面行營副招討使，又徙宣、義軍節度使〔三〕。是時，晉已盡有河北，以鐵鎖斷德勝口，築河、南、北爲兩城，號「夾寨」。而梁末帝昏亂，小人趙巖、張漢傑等用事，大臣宿將多被讒間，彥章雖爲招討副使，而謀不見用。龍德三年夏，晉取鄆州，梁人大恐，宰相敬翔顧事急，以繩內靴中，人見末帝，泣曰：「先帝取天下，不以臣爲不肖，所謀無不用。今疆敵未滅，陛下棄忽臣言，臣身不用，不如死！」乃引繩將自經。末帝使人止之，問所欲言。翔曰：「事急矣，非彥章不可！」末帝乃召彥章爲招討使，以段凝爲副。末帝問破敵之期，彥章對曰：「三日。」左右皆失笑。

彥章受命而出〔四〕，馳兩日至滑州，置酒大會，陰遣人具舟於楊村，命甲士六百人都持巨斧，載冶者，具韃炭，乘流而下。彥章會飲，酒半，佯起更衣，引精兵數千，沿河以趨德

勝，舟兵舉鎖燒斷之，因以巨斧斬浮橋，而彦章引兵急擊南城，浮橋斷，南城遂破，蓋三日矣。是時，莊宗在魏，以朱守殷守夾寨，聞彦章爲招討使，驚曰：「彦章驍勇，吾嘗避其鋒，非守殷敵也。然彦章兵少，利於速戰，必急攻我南城。」即馳騎救之，行二十里，而得夾寨報者曰：「彦章兵已至。」比至，而南城破矣。莊宗徹北城爲棧，下楊劉，與彦章俱浮于河，各行一岸，每舟棧相及輒戰，一日數十接。彦章至楊劉，攻之幾下。晉人築壘博州東岸^{〔五〕}，彦章引兵攻之，不克，還擊楊劉，戰敗。

是時，段凝已有異志，與趙巖、張漢傑交通，彦章素剛，憤梁日削，而嫉巖等所爲，嘗謂人曰：「俟吾破賊還，誅姦臣以謝天下。」巖等聞之懼，與凝叶力傾之。其破南城也，彦章與凝各爲捷書以聞，凝遣人告巖等匿彦章書而上己書，末帝初疑其事，已而使者至軍，獨賜勞凝而不及彦章，軍士皆失色。及楊劉之敗也，凝乃上書，言彦章使酒輕敵而至於敗。趙巖等從中日夜毀之，乃罷彦章，以凝爲招討使。彦章馳至京師人見，以笏畫地，自陳勝敗之迹，巖等諷有司劾彦章不恭，勒還第。

唐兵攻兗州，末帝召彦章使守捉東路。是時，梁之勝兵皆屬段凝，京師祇有保鑾五百騎，皆新捉募之兵，不可用，乃以屬彦章，而以張漢傑監之。彦章至遞坊，以兵少戰敗，退保中都，又敗，與其牙兵百餘騎死戰。唐將夏魯奇素與彦章善，識其語音，曰：「王鐵鎗

也！」舉稍刺之，彦章傷重，馬蹄被擒。莊宗見之，曰：「爾常以孺子待我，今日服乎？」又曰：「爾善戰者，何不守兗州而守中都？」中都無壁壘，何以自固？」彦章對曰：「大事已去，非人力可爲！」莊宗惻然，賜藥以封其創。彦章武人不知書，常爲俚語謂人曰：「豹死留皮，人死留名。」其於忠義，蓋天性也。莊宗愛其驍勇，欲全活之，使人慰諭彦章。彦章謝曰：「臣與陛下血戰十餘年，今兵敗力窮，不死何待？且臣受梁恩，非死不能報，豈有朝事梁而暮事晉，生何面目見天下之人乎！」莊宗又遣明宗往諭之，彦章病創，臥不能起，仰顧明宗，呼其小字曰：「汝非邈佶烈乎？我豈苟活者！」遂見殺，年六十一。晉高祖時，追贈彦章太師。

與彦章同時有裴約者，潞州之牙將也。莊宗以李嗣昭爲昭義軍節度使，約以裨將守澤州。嗣昭卒，其子繼韜以澤潞叛降于梁，約召其州人，泣而諭曰：「吾事故使二十餘年，見其分財饗士，欲報梁仇，不幸早世。今郎君父喪未葬，違背君親，吾能死于此，不能從以歸梁也！」衆皆感泣。

梁遣董璋率兵圍之，約與州人拒守，求救於莊宗。是時，莊宗方與梁人戰河上，而已建大號，聞繼韜叛降梁，頗有憂色，及聞約獨不叛，喜曰：「吾於繼韜何薄，於約何厚，而約

能分逆順邪！」顧符存審曰〔七〕：「吾不惜澤州與梁，一州易得，約難得也。爾識機便，爲我取約來。」存審以五千騎馳至遼州〔八〕，而梁兵已破澤州，約見殺。

至周世宗時，又有劉仁贍者焉〔九〕。

仁贍，字守惠，彭城人也。父金事，楊行密，爲濠、滁二州刺史，以驍勇知名。仁贍爲將，輕財重士，法令嚴肅，少略通兵書。事南唐，爲左監門衛將軍〔一〇〕。黃袁二州刺史，所至稱治。李景使掌親軍，以爲武昌軍節度使。周師征淮，先遣李穀攻自壽春，景遣將劉彥貞拒周兵，以仁贍爲清淮軍節度使，鎮壽州。李穀退守正陽浮橋，彥貞見周兵之却，意其怯，急追之。仁贍以爲不可，彥貞不聽，仁贍獨按兵城守。彥貞果敗於正陽。

世宗攻壽州，圍之數重，以方舟載礮，自淝河中流擊其城；又束巨竹數十萬竿，上施版屋，號爲「竹龍」，載甲士以攻之；又決其水砦入于淝河。攻之百端，自正月至于四月不能下，而歲大暑，霖雨彌旬，周兵營寨水深數尺，淮、淝暴漲，礮舟、竹龍皆飄南岸，爲景兵所焚，周兵多死。世宗東趨濠梁，以李重進爲廬、壽都招討使。景亦遣其元帥齊王景達等列砦紫金山下，爲夾道以屬城中。而重進與張永德兩軍相疑不協，仁贍屢請出戰，景達不許，由是憤惋成疾。

明年正月，世宗復至淮上，盡破紫金山砦，壞其夾道，景兵大敗，諸將往往見擒，而景之守將廣陵馮延魯、光州張紹、舒州周祚、泰州方訥、泗州范再遇等，或走或降，皆不能守，雖景君臣亦皆震懾，奉表稱臣，願割土地，輸貢賦，以效誠款，而仁贍獨堅守，不可下。世宗使景所遣使者孫晟等至城下示之，仁贍子崇諫幸其父病，謀與諸將出降，仁贍立命斬之，監軍使周廷構哭于中門救之，不得，於是士卒皆感泣，願以死守。

三月，仁贍病甚，已不知人，其副使孫羽詐爲仁贍書，以城降。世宗命昇仁贍至帳前，嘆嗟久之，賜以玉帶、御馬，復使人城養疾，是日_{（一）}，制曰：「劉仁贍盡忠所事，抗節無虧，前代名臣，幾人可比！予之南伐，得爾爲多。」乃拜仁贍檢校太尉兼中書令、天平軍節度使。仁贍不能受命而卒_{（二）}，年五十八。

世宗遣使弔祭，喪事官給，追封彭城郡王，以其子崇讚爲懷州刺史，賜莊宅各一區。李景聞仁贍卒，亦贈太師。壽州故治壽春，世宗以其難剋，遂徙城下蔡，而復其軍曰忠正軍，曰：「吾以旌仁贍之節也。」

嗚呼，天下惡梁久矣！然士之不幸而生其時者，不爲之臣可也，其食人之祿者，必死人之事，如彥章者，可謂得其死哉！仁贍既殺其子以自明矣，豈有垂死而變節者乎？今

周世宗實錄載仁贍降書，蓋其副使孫羽等所爲也。當世宗時，王環爲蜀守秦州，攻之久不下，其後力屈而降。三世宗頗嗟其忠，然止以爲大將軍。四視世宗待一人之薄厚而考其制書，乃知仁贍非降者也。自古忠臣義士之難得也，五代之亂，三人者，或出於軍卒，或出於僞國之臣，可勝嘆哉！可勝嘆哉！

校勘記

〔一〕字子明「子明」，舊五代史卷二二王彥章傳作「賢明」。

〔三〕鄆州壽昌人也「壽昌」，舊五代史卷二二王彥章傳、冊府卷三四六、歐陽文忠公文集卷三九王彥章畫像記作「壽張」。通鑑卷二六七亦稱「壽張王彥章」。按舊唐書卷三八地理志一，鄆州有壽張縣；卷三九地理志二，壽昌縣屬沙州。

〔三〕北面行營副招討使又徙宣義軍節度使以上十六字原闕，據宗文本補。舊五代史卷二二王彥章傳：「授北面行營副招討使，七年正月，移領滑州。」按滑州置宣義軍。

〔四〕彥章受命而出「命」字原闕，據宗文本補。

〔五〕晉人築壘博州東岸「岸」字原闕，據宗文本、舊五代史卷二二王彥章傳、通鑑卷二七二補。

〔六〕與彥章同時有裴約者「有」字原闕，據宗文本補。

〔七〕符存審 舊五代史卷五二裴約傳、卷二九唐莊宗紀三、通鑑卷二七二敘其事作「李紹斌」。按李紹斌即趙德鈞。本卷下一處同。

〔八〕存審以五千騎馳至遼州 「五千」，原作「五十」，據宗文本、舊五代史卷二九唐莊宗紀三、卷五二裴約傳、通鑑卷二七二改。「馳至遼州」，舊五代史卷二九唐莊宗紀三敘其事作「援澤州」，同書卷五二裴約傳敘其事作「自遼州進軍」。

〔九〕劉仁贍 原作「劉仁瞻」，據宗文本、詳節卷五、通鑑卷二九三考異引歐陽史、舊五代史卷二二九劉仁贍傳改。按本卷下文云其字「守惠」，當以「仁贍」爲正。本書各處同。

〔一〇〕爲左監門衛將軍 「左」，舊五代史卷一二九劉仁贍傳作「右」。

〔一一〕是日 此下原有「卒」字，據通鑑卷二九三考異引歐陽史刪。按通鑑卷二九三，劉仁贍入城養疾之日在戊申，制下在辛亥，是日卒。本卷下文云：「仁贍不能受命而卒。」故此處「卒」字衍。

〔一二〕仁贍不能受命而卒 「命」字原闕，據宗文本、通鑑卷二九三考異引歐陽史補。

〔一三〕其後力屈而降 「後」字原闕，據宗文本、詳節卷五、通鑑卷二九三考異引歐陽史補。

〔一四〕然止以爲大將軍 「以」，原作「於」，據宋丙本、宗文本、詳節卷五、通鑑卷二九三考異引歐陽史改。

新五代史卷三十三

死事傳第二十一

嗚呼甚哉！自開平訖于顯德，終始五十三年，而天下五代，士之不幸而生其時，欲全其節而不一者，固鮮矣。於此之時，責士以死與必去，則天下爲無士矣。然其習俗，遂以苟生不去爲當然。至於儒者，以仁義忠信爲學，享人之祿，任人之國者，不顧其存亡，皆恬然以苟生爲得，非徒不知愧，而反以其得爲榮者，可勝數哉！故吾於死事之臣，有所取焉。君子之於人也，樂成其美而不求其備，況死者人之所難乎？吾於五代，得全節之士三人而已。其初無卓然之節，而終以死人之事者，得十有五人焉，而戰沒者不得與也。然吾取王清、史彥超者，其有旨哉！其有旨哉！作死事傳。一一

一二不能立傳者五人：馬彥超、附朱守殷、宋令詢、李遐、張彥卿、鄭昭業見於本紀而已。

張源德

張源德者，不知其世家，或曰本晉人也。少事晉，無所稱。從李罕之以潞州叛晉降梁，罕之遣源德見梁太祖。太祖時，源德自金吾衛將軍爲蔡州刺史。

梁貞明三年〔一〕，魏博節度使楊師厚卒，末帝分魏、相等六州爲兩鎮，懼魏軍不從，乃遣劉鄩將兵萬人，屯于魏以虞變。魏軍果叛，迫其節度使賀德倫以魏、博二州降晉。當是時，源德爲鄆守貝州。晉王入魏，諸將欲先擊貝州，晉王曰：「貝城小而堅，攻之難卒下。且源德雖恃劉鄩之兵，然與滄州相首尾，今德州居其中而無備，不如先取之，則滄、貝之勢分而易圖也。」乃先襲破德州，然後以兵五千攻源德，源德堅守不下，晉軍塹而圍之。

已而劉鄩大敗于故元城，南走黎陽，晉軍攻破洺州，而衛州刺史來昭〔二〕、邢州節度使閻寶皆以城降晉，磁州刺史靳昭、相州張筠、滄州戴思遠皆棄城走。當此時，晉已先下全燕，而鎮、定皆附于晉，自河以北、山以東，四面千里，六鎮數十州之地皆歸晉，獨貝一州，圍之踰年不可下。源德守既堅，而貝人聞晉已盡有河北，城中食且盡，乃勸源德出降，源德不從，遂見殺。

源德已死，貝人謀曰：「晉圍吾久，吾窮而後降，懼皆不免也。」乃告于晉曰：「吾欲被甲執兵而降，得赦而後釋之，如何？」晉軍許諾，貝人三千出降，已釋甲，晉兵四面圍而盡殺之。

夏魯奇

夏魯奇，字邦傑，青州人也。唐莊宗時，賜姓名曰李紹奇，其後莊宗賜姓名者，皆復其故。

魯奇初事梁爲宣武軍校，後奔于晉，爲護衛指揮使〔三〕。從周德威攻劉守光於幽州〔四〕，守光將單廷珪〔五〕、元行欽以驍勇自負，魯奇每與二將鬪，輒不能解，兩軍皆釋兵而觀之。

晉已下魏博，梁將劉鄩軍于洹水，莊宗以百騎覘敵，遇鄩伏兵，圍之數重，幾不得脫，魯奇力戰，手殺百餘人，身被二十餘瘡，與莊宗決圍而出。莊宗益奇之，以爲磁州刺史。從戰中都，擒王彥章，莊宗壯之，賜絹千疋，拜鄭州防禦使。遷河陽節度使，爲政有惠愛。徙鎮忠武，河陽之人遮留不得行，父老詣京師乞留，明宗遣中使往諭之，魯奇乃得去。

唐師伐荆南，以魯奇爲招討副使，無功而還。徙鎮武信，東川董璋反，攻遂州，魯奇閉城拒之，旬月救兵不至，城中食盡，魯奇自刎死，年四十九。〔一〕

〔一〕吳蠻兵猶可戰而不戰，魯奇食盡力窮而死，故取捨異。

姚洪

姚洪，本梁之小校也。自董璋爲梁將，洪嘗事璋，後事唐爲指揮使。

長興中，遣洪將千人戍閬州。董璋反，遣人以書招洪，洪得璋書，輒投廁中。後璋兵攻破閬州，執洪，璋曰：「爾爲健兒，我遇汝厚，奈何負我邪？」洪罵曰：「老賊！爾昔爲李七郎奴，掃馬糞，得一嚮殘炙，感恩不已。今天子用爾爲節度使，何苦反邪？吾能爲國家死，不能從人奴以生！」璋怒，然鑊于前，令壯士十人刳其肉而食，洪至死大罵。明宗聞之泣下，錄其二子，而厚卹其家。

王思同

王思同，幽州人也。其父敬柔，娶劉仁恭女，生思同。思同事仁恭爲銀胡韞指揮使，

仁恭爲其子守光所囚，思同奔晉，以爲飛勝指揮使。梁、晉相距于莘，遣思同築壘楊劉，以功遷神武十軍都指揮使，累遷鄭州防禦使。思同爲人敢勇，善騎射，好學，頗喜爲詩，輕財重義，多禮文士，然未嘗有戰功。

明宗時，以久次爲匡國軍節度使，徙鎮雄武。是時，吐蕃數爲寇，而秦州無亭障，思同列四十餘柵以禦之。居五年，來朝，明宗問以邊事，思同指畫山川，陳其利害。思同去，明宗顧左右曰：「人言思同不管事，能若是邪？」於是始知其材，以爲右武衛上將軍、京兆尹、西京留守。石敬瑭討董璋，思同爲先鋒指揮使，兵入劍門，而後軍不繼，思同與璋戰，不勝而却。敬瑭兵罷，思同徙鎮山南西道，已而復爲京兆尹、西京留守。

應順元年二月〔六〕，潞王從珂反鳳翔，馳檄四鄰，言姦臣幸先帝疾病，賊殺秦王而立幼嗣，侵弱宗室，動搖藩方，陳己所以興兵討亂之狀。因遣伶奴安十以五絃謁思同 〔七〕，欲因其懼以通意。是時，諸鎮皆懷嚮背，所得潞王書檄，雖以上聞，而不絕其使。獨思同執十及從珂所使推官郝詡等送京師 〔八〕。愍帝嘉其忠，即以思同爲西面行營馬步軍都部署。三月，會諸鎮兵圍鳳翔，破東西關城。從珂兵弱而守甚堅，外兵傷死者衆，從珂登城呼外兵而泣曰：「吾從先帝二十年，大小數百戰，甲不解體，金瘡滿身，士卒固嘗從我矣。今先帝新棄天下，而朝廷信用姦人，離間骨肉，我實何罪而見伐乎？」因慟哭。士卒聞者，

皆悲憐之。興元 張虔釗攻城西，督戰甚急，士卒苦之，反兵攻虔釗，虔釗走。羽林指揮使楊思權呼曰：「潞王，吾主也！」乃引軍自西門入降從珂。而思同未知，猶督戰。嚴衛指揮使尹暉麾其衆曰：「城西軍人城受賞矣，何用戰邪？」士卒解甲棄仗，聲聞數里，遂皆入城降。諸鎮之兵皆潰。思同挺身走，至長安，西京副留守劉遂雍閉門不納，乃走潼關。從珂引兵東，至昭應，前鋒追執思同。從珂責曰：「罪可逃乎？」思同曰：「非不知從王而得生，恐終死不能見先帝於地下。」從珂媿其言，乃殺之。漢高祖即位，贈侍中。〔一〕

〔一〕思同東走，將自歸于天子，與元行欽走異，故予其死。

張敬達

張敬達，字志通，代州人也，小字生鐵。少以騎射事唐莊宗爲廳直軍使。明宗時，爲河東馬步軍都指揮使、領欽州刺史，累遷彰國、大同軍節度使，徙鎮武信、晉昌〔九〕。

清泰二年，契丹數犯邊，廢帝以河東節度使石敬瑭兼大同 彰國振武威塞等軍蕃漢馬步軍都總管，屯于忻州。屯兵聚噪遮敬瑭呼「萬歲」，敬瑭斬三十餘人以止之。廢帝疑敬瑭有異志，乃以敬達爲北面副總管，以分其兵。明年夏，徙敬瑭鎮天平，遂以敬達爲大同